

编辑丛书

杂家和编辑

罗竹风



山西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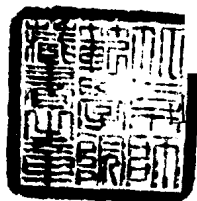
杂家和编辑

罗 竹 风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00504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1100504

杂家和编辑

罗竹风

•

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960×1092 1/32 印张: 16.125 字数: 230千字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册

•

书号: 17088·47 定价: 2.45 元

《编辑丛书》总序

边春光

山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编辑丛书”，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以提高广大出版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为目的，可以促使出版工作者增加知识，扩大见闻，提高对书稿的鉴赏力，树立高尚的职业道德和良好的编辑作风，促进出版事业沿着党所指引的正确道路向前发展。

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总任务和各项奋斗目标，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出版战线担负着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传播科学文化和传播一切有利于人类进步的知识的书刊，对于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无疑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已越来越被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证明，也越来越被全党和全社会所认识。

改善和加强出版工作，有许多实际问题要解决，包括要切实贯彻党的出版方针，大力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要统筹安排，制订出书规划和事业发展规划，出好重点书；要尽快改变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的落后状况，努力缩短出书周期，解决出书难、买书难的问题，等等。但是，为了适应开创出版工作新局面的迫切需要，加强出版队伍特别是编辑队伍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业务建设，培养一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队伍，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迫切的严重任务。道理很简单，提高出版物质量，增加出版物的品种，就要有一支坚强的编辑队伍；使用先进的印刷设备，提高印刷技术水平，就要有一支具备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能够掌握现代印刷技术的职工队伍。有些印刷设备，我们一时制造不出来，还可以引进，但人才却不能靠引进，主要靠我们自己去培养。所以，要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我们面临着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迅速采取各种切实措施，提高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队伍

的政治理论水平、科学知识水平和业务能力，以适应出版工作发展的需要。否则，开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将会是一句空话。

“编辑丛书”的出版，对广大出版工作者特别是编辑人员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无疑将会发挥十分有益的作用。我衷心期望把它办好，办成一个受广大出版工作者所欢迎的读物，真正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

序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三年以前，《书讯》出了个题目：你的第一本书是什么？我无以答对，只好交“白卷”了。

我对书有一种看法，固然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但质量第一，总得象本书的样子。书还有严格的标准么？有的。这就是它的知识性、稳定性和可读性。我所写的一些零星文章，却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因而从来也没有想到，要把过去的文章蒐集起来出一本书的念头。从解放到十年动乱所写的东西，虽然也曾剪贴过，却完全销毁在十年动乱的“炮火硝烟”里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大约是因为有求必应吧，为报刊杂七杂八写的杂文反而多起来。“即

兴之作”、“应景文章”还是与草木同朽吧，甚至连剪贴也懒得动手了。于是随写随丢，竟然没有积累、保存下来。所幸这些文章所刊登的报刊，“原本”俱在，是可供查考的。

近年来由于兼差过多，浸没在文山会海里，几乎透不过气来，哪里有从容时间写什么象样的书呢？例如很早便考虑写的《文学语言论》、《宗教学概论》等，就一直搁置下来，偶而想想，也不过是“过眼烟云”而已。利用业余时间，所能写的也只能是些鸡零狗碎，杂之又杂的东西。

在上海，似乎已经造成一种并不光采的印象：不少报刊对某种文章一时物色不到适当的作者，总会想到，“还是找罗某写吧，他是多面手，什么也来得！”果真如此么？这完全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误会，又怎能说得清楚呢？每当接受下来，即使一篇短文，也需要几天时间酝酿，然后写出简要提纲，再挤时间把它写成交卷，或白天，或夜晚，或假日。这样天长日久，竟然也写了不少杂文；而且习惯成自然，不管写什么文章，无不带点“杂文”气味了。

写杂文是最易招惹是非的。因为杂文都要有所议论，而议论非褒即贬，一针见血，毫无躲

闪余地，这是和小说之类迥乎不同的。我也是因为写杂文而倒运的，显著的例子是1962年5月6日在《文汇报·笔会》副刊上写的《杂家》。这篇豆腐干大小的杂文，不料为猎犬张春桥、姚文元嗅出了“微言大义”，于是把它看成“洪水猛兽”，大张挞伐，“小子群起而攻之可也”。这样，我就接连倒霉，一直被批斗了二十来年。

对于编辑的处境，长期不被重视，我是深有体会的。一本书的出版，从选题、组稿、看稿、定稿，编辑是起决定性“催生”作用的。不断积累、开拓科学文化知识，而知识一经被广大读者所掌握就变成了物质力量，可以产生出惊人的业绩。编辑的这种贡献，难道能够置若罔闻，无足轻重么？假如没有编辑这一行当，社会又将变成什么样子！我希望所有领导同志认真想想这个问题，那么结论只能是：编辑是三百六十行中绝对不能缺少的，而且伴随着国家“四化”建设的步伐，编辑必然越来越重要。

《杂家》的遭遇是悲惨的，但提出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又陆续写了《再论“杂家”》、《三谈“杂家”》和《编辑与杂家》，依然是旧话重提，为编辑提高社会

地位呼喊的。时到如今，还有的高层领导认为编辑是低级脑力劳动，是属于“等外品”的。只要还有这种看法和舆论，就必须坚持不懈地为编辑呼喊。非好事也，实不得已也！

可喜的是，这两年来，编辑学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编辑之友》专业性期刊，而且还有计划地陆续出版有关编辑理论和业务丛书。上海编辑学会成立伊始，即宣告要对编辑学大力进行研究，并出版两种期刊。全国有四百多家出版社，“网开八面”，大量出版各行各业的图书，唯独对出版、编辑专业却置之度外，这真是咄咄怪事！

1985年4月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四川峨眉开会，得与赵家璧兄相聚十余日。山西人民出版社的张安塞同志曾热情地向我们约稿，对我无不触动，心想何不一试呢？但只是半心半意，并未认真对待。后来家璧兄不断提醒和督促，才稍微有点“热气”了。好在前一段所写的文章大多有“原本”可查。有的虽已杳如“黄鹤”，但多赖应国靖同志极力相帮，除现成的材料外，他还“按图索骥”，跑遍了图书馆和资料室，蒐集、复印，不厌其烦，竟然完成了编次任务。甚至连

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也找到了几篇。对此，我应当表示衷心的感谢。这样一来，也只好象“过河卒子”，弄假成真，义无反顾了。

这些文章，大多是与出版、编辑工作有关的，现在显示于读者眼前的，就是这本以《杂家和编辑》命名的杂文选集。“敝帚自珍”么？似乎说不上；而重要的还在于让以往所走过的“脚印”留下来，不管是歪斜也好，凌乱也好，总是可以备忘，供自己反省、借鉴的。“往者不可追”，而“来者犹可谏”，就算是一面镜子吧，看看过去，也许可以有所鞭策，更好地为人处世。

在全部审阅之后，总觉得自己的思想还相当芜杂，语言也很贫乏，有的看法当然难免有错误，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但既是“陈年老帐”，除有些错字顺手加以改正外，一切都保持原来的面貌，让它显现“原形”，不再进行任何修改了。如果把不恰当的论点重新装扮粉饰一番，摆弄自己似乎有什么“先见之明”，那当然是愚蠢和虚妄的。应当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也作为以往岁月的见证吧。

1985年12月12日，夜深沉。

目 录

1 序

1 七十四岁自述

13 杂家

——一个编辑同志的想法

17 再论“杂家”

25 三谈“杂家”

28 编辑与杂家

31 编辑职能与业务道德

35 对出版学的点滴看法

41 要在物质上、精神上支持教师和编辑

43 组织编辑，更好地为“四化”服务

- 47 向前辈老编辑叶圣陶致敬
-
- 52 实践是检验辞书编纂工作的唯一标准
——《辞海》修订工作二十年
- 71 《辞海》是怎样修订的？
——漫谈《辞海》的性质和历程
- 91 修订《辞海》的前前后后
- 96 《汉语大词典》在实践中
- 111 试论语文词典编纂工作
- 139 我们迫切需要一支辞书编纂队伍
-
- 144 关于文改工作的意见
——为纪念《汉语拼音小报》出版
三百期而作
- 150 坚持“推普”和汉语拼音的正确方向
——先从复音词连写开始
- 157 把“推普”工作提高到新阶段
- 163 我为什么赞成文字改革
-
- 166 写文章要讲究修辞
- 170 语文漫谈

181 语文教学是一切教学的基础

185 庆祝《大系》的出版

188 读《编辑忆旧》

206 填补我国宗教学科的“空白”

——向读者推荐《宗教词典》

210 喜读好文章 其乐无穷

——为《议论文、说明文选集》出版祝贺

215 文史爱好者的良伴

——写在《古文今译》出版之前

218 蜜是甜的 药是苦的

——写在《从征拾零》前头

225 百花园中一枝花

232 “岁寒三友”礼赞（代序）

——读《松林梅诗词选》所想到的

237 回顾过去 展望未来

——《学术月刊》二十五周年纪念

247 野人献芹 聊供采择

——为《语文学习》创刊五周年作

251 春华秋实

——祝贺《论苑》一百期

255 读《假如我是武汉市的市长》有感

- 259 我和《文汇报》
- 263 我看《青年一代》
- 268 《读书》读后杂感
-
- 274 论中国文学的鲁迅方向
——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
新文化的方向
- 284 重新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
- 305 以管窥天 所见必小
——对整理古籍的一点意见
- 309 关于童话的写作问题
- 322 漫谈学术民主
- 331 需要写些历史剧
——兼谈昆剧《蔡文姬》
- 337 论历史剧现代化问题
-
- 349 悼念华岗同志
- 362 回忆往事，悼念沈志远同志
- 369 悼念吴伯箫同志
- 375 缅怀往事 沉痛悼念
——忆陈其五同志

384 “沙滩”上的红花

392 内战 内行

398 从闻一多教授被杀谈起

404 漫谈“保持一致”

410 给“从善如登”换上新装

418 无刺的蔷薇

422 莱阳梨

426 男女有别，更无别

431 祖国啊，我亲爱的母亲

——爱国主义纵横谈

440 让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作用

448 除旧布新

451 物质与文明

454 门外说“城”

458 随感·漫谈

484 附 在改革的潮声中思考

——罗竹风同志谈出版工作

492 后记

应国靖

七十四岁自述

鲁迅写《阿Q正传》，一开始关于“传记”问题就发表了一通议论。草木之人如我者，自己写“传”没有必要；别人为之立传，难免有所隔膜，而且也毫无价值。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种说法正在背时。现在已改为“八十、九十不稀奇，七十还是小弟弟”。我很赞赏新说，当个小弟弟还不好么？然而毕竟是老了，不中用了！

我生于辛亥革命那年的11月25日，属猪的，算是中华民国生人；从小就没有拖过猪尾巴似的小辫子，也没有上过私塾，一开始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国文”，即“人，手，足，刀，尺”那一套。父亲是自由职业者，主要依靠